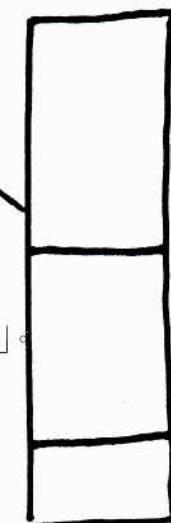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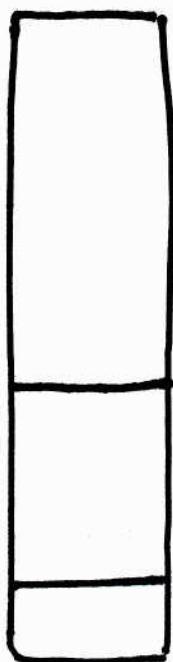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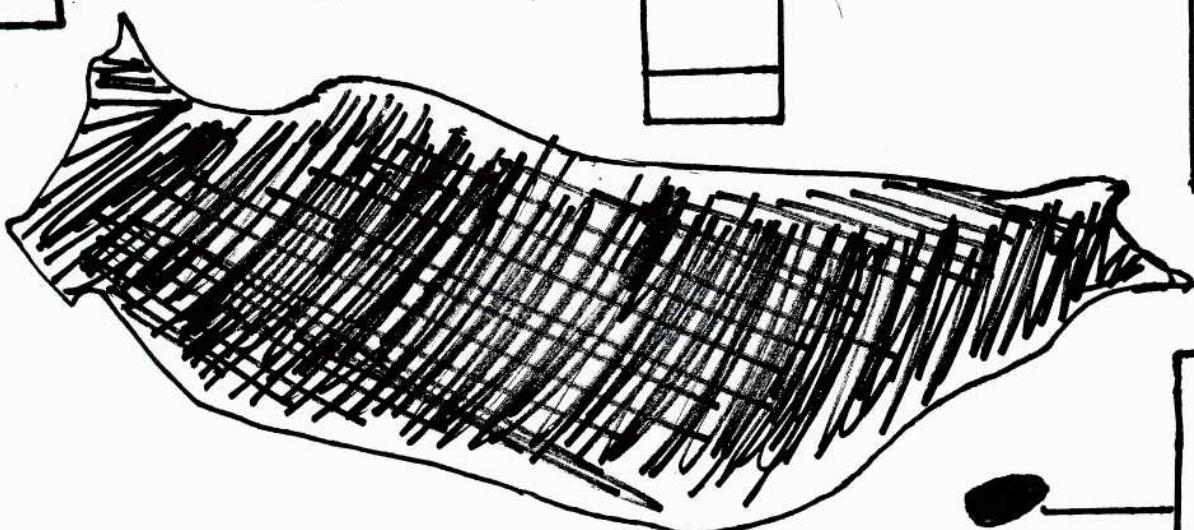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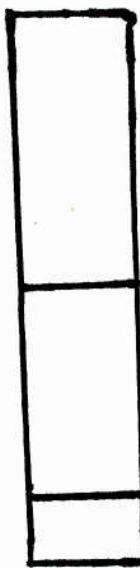


第二課 〈鬼頭刀〉學習單

臺灣海洋書寫版圖

組別



◎說明：閱讀文章後，依序填入「代號」、「作者」、「海洋書寫著作」。

◎計分方式：每格一分，著作欄每多寫一本，多一分。



(我雅美人的習慣，當你捉到大魚時，你的詞絕對要用「小」或其他代名詞) ● 伯，我射了一條小小的魚，麻煩你到我家走一趟。因為很小，所以我們只喝魚湯之後，我去邀請大伯、叔叔及親戚們共同分享我的大魚，我跟大伯說：「大於是是我的兩個小鬼也跟著說……我不……我不……」

我不要吃爸爸射的大魚。」

卻對她的哥哥、妹妹說：「爸爸很壞哦，你們看，大魚就要死掉了，很可憐，我們誇獎我厲害的讚美之話。相反的，我那位喜歡頂撞我的、用左手寫字的大女兒，而我的孩子的六個手掌不停地撫摸仍在跳動的大魚。但我卻聽不到孩子他，臉上露出嬰兒般的可掬笑靨，在旁的母親，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她喜悅的心情，父親在燈光下，一面磨著大刀，一面不時地在欣賞我射的大魚，近八旬的家的路程。

愛的，我明天再來拜訪你。」斯時，雅美男人最驕傲的、至尊的榮耀伴我踏上回家的路程，我贏了。」我大叫地吶喊。我看著跟前的親愛人——海洋。我又說：「親把浪人鯢魚安放在陸地上的礁岩，細心的欣賞牠結實的身軀，我說：「兄

寒風不止地掠過海平面，但這些都無法撲滅我雀躍萬丈的心。

的韌性。陸地漸近了，天色也隨分秒的逝去逐漸的陰暗了，而雨依然落個不停，大魚不斷地在我胸膛掙扎，牠頑強抵抗的蠻力一直未曾減弱，真佩服牠倔強

靈)。」我這樣祈求道。

的肉(雅美人捉到大魚時，魚頭是獻給父母親吃的，並剖一塊魚肉分享予祖先) 我海裡的祖靈，賜我力量，讓我順利的游回陸地，否則不給你們分享魚頭力。

起來非常艱難。並且沒有時間從鉛帶抽出護身的小匕首刺傷牠的鰓，削弱牠的體法分出勝負的。我把牠抱在我的胸膛，雖然距離岸邊只有六、七十公尺遠，但游不到。牠不斷地在掙扎，假使牠是「人」的話，用摔角的競賽來比喚時，我們是無法的衝向海面，牠的心跳和我同樣因緊張而快速的跳動，當我緊抱牠時可感覺射穿了近卅公分寬的魚身，接著我立刻游向前抱住牠，不給牠喘氣的時間，並急蓬，我想，於是是很自信的瞄準牠心臟上方的脊骨，按下開關，「BEK」的一聲以上)用漢人的眼光估量的話)，瞧牠的態勢無是要和我搏鬥的樣子。機會難我最佳的射程之內的那一刻，我的經驗告訴我。哇，真的好大的魚，至少有卅斤再游近一點，我的愛人。」我在水底默念著，我絕對不能猶豫，當牠游到

「水母是智慧的女巫，慈愛的母親。」那個叫大浪的害羞男人終於向我發出訊息。

雖然我仍然虛弱地躺著，眼光卻一刻也不肯停歇地搜尋著這個奇異的家族。他們的膚色呈現一種與海水相同的深藍，並不完全的黑，全身赤裸，男人的肌體格比女人略為粗壯，女人坦露著健美勻稱的乳房，胸前總有一兩個渾圓結實的小孩依偎著，成年人才在羞恥部位圍上一塊布，那些布的質料不一，令人覺得很熟悉，好像是現代人類製造的，會不會也是他們從海上檢拾來的垃圾？

這個洞穴中的家族又讓我想起烏鬼洞的故事，那場四百年前的大屠殺，小琉球人形的小島定居之前的故事了，每個老漁夫都會說他阿公在他少年學捕魚時告訴他，烏鬼是指原居當地的黑色土著，身上長著類似魚鰓的器官，擅於游泳潛水，有船隻經過琉球島外的航道時，常常伺機潛到船下鑿破船殼，趁亂奪取財物。有一回英國艦隊上岸來報復，烏鬼族不敵，躲入遍佈海岸的珊瑚礁岩洞，拒絕投降，最後英國人把焦油淋入洞內，放火燒死他們。從此烏鬼由人變成鬼，迷惑著後來上岸定居這處世外桃源的漢人漁夫們。

我猜想着這些漁夫是否會經在上海或島上親眼看見且接觸過他們？或者四百年來烏鬼們的陰魂一直不散，常常現身讓小琉球人看到，否則單憑漁夫們薄弱的想像，怎麼可能留下一支奇異的黑色種族亦鬼亦魚、不可思議的精采傳說。

難道此時我也和那些漁夫一樣，果真遇見了四百年前那場屠殺之後，逃入大海的黑色種族所繁衍演化的後代？或者烏鬼們依舊陰魂不散，終於現身讓我這個魂牽夢縈的人如願以償？

據說後來發現這三鐘乳石洞穴的漁夫，還在裏頭找到石桌、石椅以及西方的銀湯匙等寶物，洞穴大得可以住下幾百人，裏頭四通八達，從東邊進去可以從西邊出來。可惜幾百年來已經遭土石掩埋傾頽。

我曾在海岸上的烏鬼洞以及鄰近的美人洞觀察此處的珊瑚礁地形，發現的確有如傳聞中所說的奇岩怪穴錯綜複雜，即使在現代仍然容易脫逃躲藏，尤其是典型的俗稱龍蝦洞的海蝕溝穴，四處延伸突出於海浪之中，只要會潛水，從此處出入海岸不易發現。難道他們仍然躲藏在一些更深、更不容易被發現的海蝕洞穴中？

走著，走著，她們走到海邊，立在沙灘上面對浪濤翻滾的大海。少女偏頭看了婦人一眼，然後徐徐跪在沙灘上，從皮袋裡拿出一個錦繡的紙盒。小心翼翼的，她又從紙盒裡拿出一對粉紅色的瑪瑙手鐲，分別將它戴上雙腕。

她雙掌合一的跪向大海：「有寃，我是梅映……」剛開口，她馬上趴在沙灘上慟哭。但狂暴的風浪聲，卻也迅速地把她的哭聲淹沒了。

「以後你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要活下去，不要讓阿母傷心……爲了你和你哥哥，還有你阿爸，立在她背後的婦人，這時眼眶也濕了，隔了些時候，才走近少女，扶住她僵硬的身體。阿母也很心痛，以前那些無中生有的事情，你原諒阿母……好不好？不要再傷心……」

這時，陣陣的風沙正揚起，不斷地襲擊她們，不斷地吹進海裡。遠方的海，黑黑的，連空氣間也是黑黑的，整個世界看來都是黑色的。

當她們還在風沙中，面對著海時，遠遠的沙灘上慢慢地走來了一位五官特大的少女。在她走過婦人旁邊，與婦人交換了一個陌生的眼色後，即又繼續慢慢往前走，並不時望著大海。她的臉色是平靜的，好像是散步看風景的人，可是從她深沈穩實的脚步看來，她並不是散步看風景的人，而是另有心事。她心裡在想：「這風浪並沒什麼可怕，祇能毀滅一個人的身體，但生命並不那麼容易就被毀滅。」

又走了一陣，距離那兩人遠遠後，她才立定脚步，回頭看了那仍跪在沙灘上的少女一眼，

再望著海，心裡念道：「如果我有了孩子，那是你的，武方娘告訴我，瘋狗對我所做的事要負責到底，我必須嫁給他，駱駝查某我也要替你照顧她。孩子長大後，我會告訴他，他真正的是父親就是你。」

她又繼續向前走，好像要走完這浪濤洶湧的長長風沙地。

當她抬高了頭，才又驀然發覺，天空的雲層此時是愈來愈厚了，它正被風席捲著奔跑，而北方的雲層下，也正有一陣陣的煙霧，黑濛濛的朝她欺壓過來，瀰漫了整個陸地。

而此時的海煙，仍繼續狂虐地奔飛著……

她情不自禁的低喊：「海煙！」

E

海湧伯下來了，搶過舵柄推舵離開。我攀住船舷欄杆還想上去塔台。鯨再次高舉尾扇。我回頭看到一葉壯觀的尾鱗弧線揮擺，像是揮出巨掌道別。我內心一團火熱隨牠尾扇的沒入而漸漸熄滅在冰冷水裡。我兩眼晶瑩楞在舷邊，直直看著牠沒入的海面。

接連好幾天，牠的身影佔滿我的心胸。翻閱圖鑑找牠，我猶豫起牠的名字，無法平息我在海上和牠短短片刻因緣相聚所感觸到的——牠的孤獨、牠的猶豫和牠是抹香鯨？灰鯨？還是大翅鯨？我明白即使在書冊裡驗證確定了他的名字，也無的道別。

另一次遠遠看到，也是孤獨的一頭，牠一路噴著水霧在傍晚時分。趕過去時，天色已暗，牠已隱身離去。

再一次看到，牠腫漲翻倒漂浮在水面。遠遠海上，牠像一座孤島，屍肉堆疊時，天色已暗，牠已隱身離去。

船隻繞著死鯨圈轉一周，我辨認出牠是一條喙鯨。一片斷了線的風箏。

像在觀看一具標本，像在觀察畫頁裡的圖樣，那是沒有生命、沒有溫度的一場接觸。那是多大的遺憾，當我能夠從容靠近，牠只留下赤裸裸腐敗的軀殼。牠的生命已經和我們相去遙遠。船隻冷冷離開。

鯨的脂肪很厚，牠的體溫被包裹在深層內裡，表皮溫度和體溫溫差達攝氏三度左右，牠，內溫外冷。十年捕魚經驗，海洋給我的知覺也是內溫外冷。清冷孤絕的外表下，海洋和鯨都若即若離隱隱含向我透露著牠們內裡的溫暖。

我想起，爲何牠們曾經上岸生活的祖先會再選擇冰冷的海洋做爲生存的領域？我回想自己點點滴滴從海洋獲得的溫暖感覺，回想自己決定下海成爲討海人的心路歷程，我恍然能夠理解，牠們的選擇和牠們深沉的孤獨。

我努力許久才能够止住泉湧的淚水，然後走到山頂的另一邊去眺望海岸。我記不得那邊是什麼樣的景像了，因為特別的原因，我只記得好像是一片沙灘，我甚至於——呃，事實上我們只需要海浪。那天風颶得很厲害，我可以看到海面上滾着一排排的浪條，但是，事實上從高空俯視我聽不到絲毫海浪的聲音也看不到它們的滾動；它們在遙遠的山腳下，在藍色的海面上安靜的浮現潔白的條紋，並且被陽光照得發亮。那時候的海水真可能把我的心洗乾淨；呃，我，多年來總是盼望海水能够把我混亂而且黑暗的心淘洗乾淨。這經驗雖美，卻不是新鮮的。許多年前，當我第一次上船離開基隆港航進太平洋的時候，我就曾經有過這種感覺。在海天的深處，我好多天沒看到山沒看到成羣結隊的人，聽不到陸上那些紛亂的聲音，日復一日，重複的海水、天空、幾張平板的熟臉和單調的引擎的震動，使我的官感和意識都麻痺到空白的狀態。在一種極度的安靜裏，我覺得自己好像剛走下一個舞臺，卻沒聽到熱烈的掌聲；呵，親愛的朋友，我們在童年的時代就已經習慣於聽到掌聲和喝采。在遼闊的海天之間，我無法不謙卑的想像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瞬息即碎的水泡。可是這對我沒用；我遲早還是會進港去面對那些形形色色的人，尤其是我自己那混亂的心。嗯，我曾經想弄一條帆船，獨自在海洋的深處漂個兩年或三年，或許多年。